讀書雜志

太史公書東漢以來注者無多又皆亾逸今見存者惟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而已宋本有單刻集解本有兼刻索隱本明季毛氏有單刻索隱本而正義則唯附見於震澤王氏本其單行者不可得矣是書傳寫或多脫誤解者亦有踳駁所亟宜辯正者也近世錢少詹事大昕作史記攷異討論精核多所發明足爲司馬氏功臣後有梁明經玉繩作志疑一書所說又有錢氏所未及者而校正諸表特爲細密余夙好此學研究集解索隱正義三家訓釋而參攷經史諸子及羣書所引以釐正譌脫與錢氏梁氏所說或同或異歲在丁

丑又從吳侍御榮光假宋本參校因以付之剞劂凡所說與錢粱同者一從刊削尚存四百六十餘條一勺之流一卷之石未足以言海嶽之大也嘉慶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五日高郵王念孫敘旹年七十有四

史記弟一　　讀書雜志三

高郵王念孫

五帝本紀

西陵

黃帝居軒轅之邱而娶於西陵之女念孫案西陵下脫氏字下文昌意娶蜀山氏女帝嚳娶陳鋒氏女皆有氏字太平御覽皇王部皇親部引此竝作西陵氏大戴禮帝繫篇亦作西陵氏

剬

依鬼神以制義正義本制作剬云剬古制字又論字例

云。制字作㓡。緣古少字。通共用之。史漢本有此古字者。乃爲好本。念孫案張說非也。制與㓡聲不相近。無緣通用。㓡字篆文制字作𠜮。隸作㓡。形與㓡相似。因譌爲㓡。非古字通用也。

西至于

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念孫案西至本作西濟。此涉上下三至字而誤也。正義曰。濟渡也。則本作濟明矣。唐魏徵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濟。大戴禮五帝德篇同。

小大

動靜之物小大之神念孫案小大當從宋本作大小此吳氏荷屋所藏單刻集解宋本也其缺葉則以兼刻索隱本補之是以二本各存其半此之所有即彼之所無然皆係宋槧故可貴也寫者誤倒耳正義先釋大後釋小則本作大小明矣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大小大戴禮同

夏本紀

厥田斥鹵　厥貢鹽絺

其土白墳海濱廣潟厥田斥鹵田上下賦中上厥貢鹽絺念孫案此文本作其土白墳海濱廣潟田上下賦中上貢鹽絺凡禹貢厥字史公皆以其字代之其土白墳其字統下土田賦貢而言潟卽斥字也故集解云徐廣

曰潟。一作澤。又作斥。鄭元曰。斥。謂地鹹鹵。潟。（字又作舄河渠書溉澤鹵之地。索隱曰。澤一作舄。本或作斥。呂氏春秋樂成篇。終古斥鹵。漢書溝洫志作千古舄鹵。）後人不曉字義。乃於海濱廣潟下。加厥田斥鹵四字。（上文有廣潟則不得更言斥鹵。下文有田上上下。則不得先言厥田且樹穀曰田。斥鹵之地。烏得謂之田乎。）而移鄭元曰斥謂地鹹鹵八字於厥田斥鹵之下。且於謂地鹹鹵下。加索隱曰鹵音魯說文云鹵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二十二字。（自鹵音魯以下皆索隱單行本所無）又於貢鹽絺上加厥字。甚矣其謬也。漢書地理志作厥土白墳。海瀕廣潟。田上下。賦中上。貢鹽絺。足正今本之謬。

逆河

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念孫案逆河本作迎河古文尙書作逆河今文作迎河漢書皆用今文史記雖多用古文然用今文者亦不少說見段氏古文尙書撰異此篇及河渠書漢書地理志之同爲逆河皆後人依古文改之集解引鄭注下尾合名曰逆河則所見本已改爲逆而地理志勃海郡莽曰迎河南皮莽曰迎河亭溝洫志同爲迎河及河渠書贊余東闚洛汭大邳迎河此四處仍作迎河則改之未盡者也蓋晉以後之治尙書者皆傳古文而不傳今文他書之同於今文者皆以古文改之故觀地理志之兩迎河則知上文之逆河爲後人所改觀河渠書贊之迎河則知上文之逆

河亦後人所改矣逆字古讀若御說見唐韻正文多不錄而迎字亦有御音天官書迎角而戰者不勝徐廣曰迎一作御楚辭離騷九疑繽其並迎與故爲韻則迎亦可讀若御莊子應帝王篇不將不逆與藏傷爲韻淮南覽冥篇逆作迎則逆又可讀若迎迎古讀若卬亦見唐韻正迎逆御古聲並相近故古文作逆河今文作迎河也

太平治

天下於是太平治念孫案太當爲大大太太字相近後人又習聞天下太平之語故大誤爲太耳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大平治

殷本紀

炮烙

於是紂乃重刑辟今本刑辟作辟刑據宋本及明游明本改有炮烙之法段氏若膺曰炮烙本作炮格江鄰幾雜志引陳和叔云漢書作炮格念孫案此謂谷永傳搒箠瘠於炮格也師古曰膏塗銅柱加之火上此正釋炮格二字而今本亦改為炮烙矣今案索隱引鄒誕生云格今本譌格下同一音閣又云為銅格炊炭其下使罪人步其上又楊倞注荀子議兵篇音古責反觀鄒楊所音皆是格字無疑鄭康成注周禮牛人云互若今屠家縣肉格意紂所為亦相似庋格庋閣兩音皆可通呂氏春秋過理篇云肉圃為格高

氏注格以銅為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爛墮火而死列女傳所說亦相類是其為格顯然而不但以燔灼為義今諸書皆為後人改作炮烙矣念孫案段說是也韓子喻老篇曰紂為肉圃設炮格登糟邱臨酒池肉圃炮格糟邱酒池皆相對為文今改炮格為炮烙則文不相對矣難勢篇又云桀紂為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為炮格以傷民性言設言為則必有所設所為之物今改炮格為炮烙則不知為何物矣

周本紀

西伯曰文王

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念孫案西伯曰文王本作西伯文王也今本既衍曰字又脫也字此是承上句而申明之故曰西伯文王也五帝紀曰文祖者堯大祖也項羽紀曰亞父者范增也語意並與此同若云西伯曰文王則非其指矣文選報任少卿書注引此正作西伯文王也

散鹿臺之財

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念孫案散鹿臺之財本作散鹿臺之錢今作財者後人依晚出古文尚書改之也請以十證明之晚出尚書武成

篇散鹿臺之財正義引周本紀曰命南宮括散鹿臺之錢又曰言鹿臺之財則非一物也史記作錢後世追論以錢爲主耳是史記本作錢不作財一也樂記正義引史記作財案孔氏一人所見之本不得互異明是後人依晚出僞書改之武成正義獨不改皆以孔氏明言史記作錢故也羣書治要引史記亦作散鹿臺之錢是唐初人所見本皆作錢二也齊世家曰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三也留侯世家曰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新序善謀篇同漢書張良傳漢紀高祖紀並作財案此三書記張良諫立六國後事並本史記今漢書漢紀作財與史記新序不合皆後人依晚出僞書改之耳四也逸周書克殷篇曰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錢散巨橋之粟孔晁注振散之以施惠也今本脫去散字錢字又改爲財太平御覽資產

示錢類引周書曰武王克商發鹿臺之錢散鉅橋之粟足正今本之誤又案武成正義曰鹿臺之財非一物後世追論以錢爲主耳若逸周書果作財則孔氏必引以爲證今不引則逸周書本作錢可知他如管子呂覽淮南諸書亦皆作錢故皆不引也周本紀卽本於此五也管子版法解篇曰決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六也淮南主術篇道應篇並曰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七也殷本紀曰帝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是紂作鹿臺本以聚錢故周本紀言散鹿臺之錢八也呂氏春秋愼大篇曰發巨橋之粟賦鹿臺之錢以示民無私高注鹿臺紂錢府出拘救罪分財棄責以振窮困是分財不專在鹿臺而賦錢則專在鹿臺故曰賦鹿臺之錢九也說苑指武篇曰武王上堂見玉

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也郎收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郎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矣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金錢以與士民（今本作散鹿臺之財金錢文不成義財字明是後人所加藝文類聚産業部引六韜亦云武王散鹿臺之金錢以與殷民）是玉與女皆在宮中而金錢則在鹿臺故曰散鹿臺之金錢十也自晚出尚書盛行於世學者翫其所習蔽所希聞於是見古書中言散鹿臺之錢者輒改錢爲財其已改者則有漢書漢紀（見上注）其已改而舊迹尚存者則有周本紀逸周書說苑其未改者則有殷本紀齊世家酉

庚世家及管子呂覽淮南新序其引史記而已改者則有樂記正義注見上其未改者則有武成正義羣書治要等其參差不一猶可考見古書原文故具論之

誅武庚管叔　殺武庚祿父管叔

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念孫案史公原文本作伐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今本無殺字者後人以殺與誅意義相複而刪之也不知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相對爲文古人之文不嫌於複也（衞將軍驃騎傳殺折蘭王斬盧胡王誅全甲亦以殺斬誅竝用）藝文類聚帝王部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此竝作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又管世家曰遂誅管叔

殺武庚放蔡叔管蔡世家宋世家並曰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皆其明證矣又衛世家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管叔上亦本有殺字御覽州郡部引此正作殺武庚祿父殺管叔放蔡叔

莫敢發之

比三代莫敢發之念孫案莫敢發之本作莫之敢發淺學人改之耳僖三年左傳未之絕也今本作未絕之也亦淺人所改鄭語作莫之發也文選幽通賦注運命論注引史記並作莫之敢發列女傳孽嬖傳同論衡異虛篇作皆莫之發

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

幽王以虢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爲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念孫案廢申后去太子一事已見上文此處不應重見王用之三字亦與上文用事相複今案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本作王之廢申后去太子也乃復舉上文以起下文申侯與犬戎攻周之事與虢石父之事各不相涉祇因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王下衍一用字（因上文用事而衍）遂致不成文理後人不得其解遂於廢申后上加一又字以曲爲彌縫耳羣書治要引此作王之廢后去太子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十引作幽王之廢

申后去太子也今據以訂正

樂及徧舞

立楚王弟穨爲王樂及徧舞念孫案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此樂及徧舞上有遂享諸大夫五字是也今本脫此五字則敘事不明莊二十年左傳曰王子穨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周語曰王子穨飲三大夫酒子國爲客樂及徧儛皆其證

秦本紀

雍廩

齊雍廩殺無知管至父等念孫案雍廩本作雍林人此

後人依左傳改之也齊世家曰齊君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是史公誤以雍林爲邑名故言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襲殺之也此文亦當云齊雍林人殺無知故正義曰雍林邑人此正釋雍林人三字也今本正義曰是雍林邑人姓名也案既云雍林邑人則不得又以雍林爲姓名此句亦經後人改實推雍林邑人四字尚未改耳後人改雍林爲雍廩又刪去人字非史公之意矣又案正義內有雍於宮反廩力甚反八字亦後人所加雍字不須作音故左傳雍廩之雍無音又齊世家之雍林鄭世家之宋雍氏雍糾正義皆無音此不當獨有音且正義既作雍林則又不

嘗有膂力甚反之音故知此八字皆後人所加也

河西

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于河西而立之正義曰西者秦州西縣秦之舊地時獻公在西縣故迎立之念孫案如正義則正文西上本無河字蓋涉下文奪秦河西地而衍漢書地理志西縣屬隴西郡故城在今秦州西南上文曰宣王以莊公為西垂大夫居其故西犬邱故正義曰西者秦之舊地

魏晉

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念孫案魏字後人所加

也與晉戰少梁者晉卽魏也三家分晉魏得晉之故都故魏人自稱晉國而韓趙則否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周霄曰晉國亦仕國也（周霄魏人）魏策曰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豈不亦信固哉王鍾侍王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是晉卽魏也上文云晉城少梁秦擊之此云與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魏世家云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此尤其明證也後人不達又於晉上加魏字其失甚矣

秦始皇本紀

遂定其荊地

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念孫案荆地上不當有其字蓋涉上句其字而衍

至千萬世

二世三世至千萬世念孫案至千萬世當從宋本游本作至于萬世字之誤也漢書賈山傳秦皇帝曰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是其證舊本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五文選過秦論注太平御覽皇王部十一引此並作至于萬世陳禹謨本北堂書鈔依俗本改于爲千資治通鑑秦紀二同

置廷宮中

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念孫案此當作置宮廷中。今本廷字誤在宮字之上則文不成義文選過秦論注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此並作置宮廷中通鑑秦紀二同庭廷古字通

焉

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句焉作信宮渭南。念孫案焉字下屬為句焉猶於是也於是作信宮於渭南也今本以焉字絕句非是古或謂於是為焉故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晉於是乎作州兵晉語作焉作轅田焉作州兵又刺客傳豫讓謂趙襄子曰願請

君之衣而擊之句焉以志報讎之意則雖然不假焉字亦下屬爲句焉猶於也於以志報讎之意也古或謂於爲焉故宣六年公羊傳注曰焉者於也詳見釋詞

陶山

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念孫案陶山之名不見於各史志陶當爲陰隸書陶字或作陶陰字或作陰二形相似故陰譌爲陶水經河水注秦始皇逐匈奴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今本陰譌作陶即其證也穰侯傳乃封魏冄於穰復益封陶徐廣曰陶一作陰惠景間侯者年表成陶夷侯周信漢

表作成陰漢書司馬相如傳奏陶唐氏之舞顏師古曰陶唐當爲陰康傳寫字誤耳陰山已見上
文是以集解索隱正義皆不復作注若此處作陶山則
必當有注以是知陶爲陰之譌也集解引徐廣曰陰山
在五原北又引晉灼曰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殖穀
北假地名也續漢書郡國志曰五原郡西安陽北有陰
山史記匈奴傳曰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
高闕爲塞是高闕陰山北假地皆相連故此云渡河取
高闕陰山北假中也陰山或謂之陽山故匈奴傳曰蒙
恬度河據陽山北假中水經注曰自高闕以東夾山帶
河陽山以西皆北假也禹貢錐指曰陽山即陰山也山在中國之北故名陰山水北曰

陽山在河水之北故亦謂之陽山徐廣云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非也漢書侯應曰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非河南所能容

若欲有學法令

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念孫案欲有當為有欲若有二字連讀欲學法令四字連讀置欲字於有字之上則文不成義法令下當有者字李斯傳作若有欲學者是其證通鑑秦紀二正作若有欲學法令者

使者從關東

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念孫案使者從關東本作鄭使者從關東來鄭使者謂出使於鄭者也鄭在關

東故曰從關東來今本脫鄭字來字則文義不明文選西征賦注引此作鄭使者從關東來初學記地部上引作鄭客從關東來漢書五行志同雖客與使者異文而皆有鄭字來字

其賜死

更爲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其賜死念孫案賜死上本無其字後人據李斯傳加之耳不知彼言其賜死乃趙高所爲始皇書語此言賜死乃史公記事之文不當有其字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此無其字

泰阿

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引之曰說文酌盛酒行觴也可言奉觴不可言奉酌酌當為酎字之誤也說文酎三重醇酒也漢書景帝紀高廟酎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案漢制以八月嘗酎蓋本於秦制祭廟時天子率羣臣奉酎酒以獻故曰奉酎漢書武五子傳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是也而集解索隱正義酎字皆無音釋蓋所見本已誤為酌矣

固不聞聲

趙高說二世曰天子稱朕固不聞聲索隱曰一作固聞

聲單行本如是各本無此五字後人妄刪之也言天子常處禁中臣下屬望纔有兆朕聞其聲各本無此三字亦後人所刪耳不見其形也念孫案一本及小司馬說是也李斯傳記高之言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是其證潛夫論明闇篇趙高要二世曰天子稱朕固但聞名卽本於史記

飯土塯

堯舜飯土塯啜土形集解徐廣曰呂靜曰飯器謂之簋索隱曰塯如字一音鏤玉篇塯力又切瓦飯器也不作簋念孫案不作簋乃一作簋之誤徐廣本正作簋故引韻集飯器謂

之簋小司馬本作墦故云墦一作簋墦或作濔簋古讀若九（說見唐韻正）聲與墦相近故字亦相通李斯傳飯土匭（說文匭古文簋）啜土刑徐廣曰匭一作濔太史公自序食土簋啜土刑徐廣曰簋一作濔皆其證矣

不𣪊於此

雖監門之養不𣪊於此索隱曰謂監門之卒養即卒也𣪊音學謝盡也又古學反正義曰爾雅云𣪊盡也言雖監守門之人供養亦不盡此之疎陋也念孫案索隱以養為卒以𣪊為盡皆非也正義以養為供養是也而誤解𣪊字則與索隱同下文曰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言

雖臣虜之勞猶不酷烈於此也此言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意亦與下文同觳者薄也言雖監門者之供養猶不薄於此也管子地員篇曰五粟之土淖而不肕剛而不觳尹知章曰觳薄也故薄土謂之墝埆埆與觳同義莊子天下篇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與此觳字同義韓子五蠹篇作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虧與觳義亦相近不觳於此不烈於此皆言其自苦之已甚也若訓觳爲盡而謂雖監門者之供養亦不盡此之疏陋則不盡於此下須加疏陋二字且與下文之不烈於此文義不相當矣李斯傳索隱訓與此同

或言鹿者

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念孫案或言鹿下不當有者字此因下文言鹿者而誤衍耳羣書治要後漢書文苑傳注太平御覽職官部獸部引此竝無者字

變化有時

去就有序變化有時念孫案變化有時當從宋本作變化應時今作有時者涉上句有字而誤也老子傳贊曰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自序曰與時遷移應物變化卽此所謂變化應時也下文曰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

不易其政不改謂其不能變化應時也故此言君子爲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謂去彼就此隨時變化也若云變化有時則詞不達意矣羣書治要引史記正作變化應時賈子過秦篇作因時求淳祐本作應時與羣書治要合是古本賈子史記皆作應也

翟景

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索隱曰翟景未詳文選注同念孫案翟景蓋即戰國策之翟強也楚策曰魏相翟強又魏策曰魏王之所用者樓廩翟強也

又曰翟强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庳樓庳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强是翟强固爲魏相而合齊秦外楚者也景字古讀若彊聲與强相近故翟强或作翟景白虎通義舜重瞳子是謂元景與充爲韻春秋考異郵景風至景者强也强以成之逸周書謚法篇曰布義行剛曰景又曰景武之方也義與强並相近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杜衍彊侯王郢人徐廣曰彊一作景是景彊聲相近景與彊通故又與强通也

帶佗兒良

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索隱曰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二人皆天下之豪士

文選注與索隱同又云帶佗未詳念孫案王廖貴先以下見呂氏春秋不二篇高注亦未言王廖兒良爲何國之將案易林益之臨曰帶季兒良明知權兵將師合戰敵不能當趙魏以彊帶季盖卽帶佗帶佗兒良爲趙魏將故曰趙魏以彊但未知其孰爲趙將孰爲魏將耳

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

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念孫案異上當有無字上文言取與守不同術今秦以不仁取天下而又以不仁守之則其所以守之者無異於其所以取之者矣故曰是其所以取

之守之者無異也脫去無字則義不可通

十三年

孝公十三年始都咸陽正義曰本紀云十二年作咸陽築冀闕是十三年始都之念孫案秦本紀孝公十二年作爲咸陽築冀闕秦徙都之是作爲咸陽與徙都咸陽皆十二年之事非至十三年始徙都也商君傳孝公以鞅爲大良造居三年作爲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徙都與作冀闕亦同在一年又案秦本紀秦徙都之下云幷諸小鄉聚集爲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商君傳秦自雍徙都之下所紀與此略同考

六國表，張小邑爲縣，及開阡陌之事，皆在十二年，而秦本紀商君傳紀此二事，皆在徙都之後，則徙都之在十二年，斷然無疑，此云十三年始都咸陽，三即二字之誤，正義曲爲之說，非也。

項羽本紀

蠭起

楚蠭起之將，集解，如淳曰，蠭起，猶言蠭午也，衆蠭飛起交橫若午，言其多也，念孫案，蠭起本作蠭午，集解引如淳漢書注，本作蠭午，猶言蠭起也，蓋蠭午二字必須訓釋，故曰，蠭午猶言蠭起，又曰，衆蠭飛起交橫若午，皆是

釋蠭午，非釋蠭起也。若正文本作蠭起，則無須更以蠭午釋之，且不必如此詞費矣。漢書項籍傳亦本作蠭午。故如淳以交橫若午釋之，而今本漢書作蠭起，顏師古曰：蠭起如蠭之起，則師古所見本已誤作蠭起。漢書作蠭起，卽涉如注蠭起而誤。是以卽據誤本爲注，而不用交橫若午之說。漢紀作蠭起，亦後人據漢書改之。今考索隱單行本出蠭午二字而釋之曰：凡物交橫爲午，言蠭之起交橫屯聚也。故劉向傳注云：蠭午，雜沓也。鄭元云：一縱一橫爲午。此大射儀注。據此，則小司馬本正作蠭午，故詳釋午字之義，幷引劉向傳之蠭午爲證。裴本亦作蠭午，故引如淳

交横若午之注是漢書雖誤而史記尚未誤也乃後人又據漢書以改史記且改如注爲蟜起猶言蟜午以就之其失甚矣學者據如注以正漢書幷據集解索隱以正史記可也

西北至定陶

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念孫案西北至定陶漢書作比至定陶是也考水經濟水篇濟水自定陶縣東北流至壽張縣西與汶水會又北過穀城西穀城故城卽今東阿縣治東阿故城在其西北而定陶故城在今定陶縣西北是定陶在東阿之西南不得言西北

至定陶也比北字相近故比誤爲北後人以上文云項梁已破東阿下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因於北上加西字耳文選王命論注引史記無西字

毋從俱死

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念孫案從當爲徒項伯以張良不去則徒與沛公俱死故曰毋徒俱死也漢書高祖紀作毋特俱死蘇林曰特但也師古曰但空也空死而無成名也特但徒一聲之轉其義一也隸書從字作従形與徒相似故徒誤爲從齊風載驅箋徒爲淫亂之行釋文徒一本作從列子天瑞篇食

於道徒。釋文徒一本作 呂氏春秋禁塞篇承從多羣
徒。一本作徒。史記仲尼 子傳。壤駟赤字子徒。鄭國字
子徒。家語七十二
弟子篇徒竝作從。

部五諸侯兵

漢王部五諸侯兵。徐廣曰。部一作劫。念孫案作劫者是
也。高祖紀及漢書高祖紀項籍傳竝作劫。陸賈傳亦曰
漢王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隸書劫部形相近。故劫誤爲
部。

高祖本紀

泗水

爲泗水亭長。念孫案泗水。依漢書作泗上。此涉正義

泗水而誤也案正文作泗上故正義釋之曰高祖為泗水亭長也若本作泗水則無庸更釋矣藝文類聚帝王部太平御覽皇王部引史記並作泗上

呂后本紀

犂明孝惠還

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酖飲之犂明孝惠還趙王已死集解徐廣曰犂猶比也念孫案帝晨出射則天將明矣及既射而還則在日出之後不得言犂明孝惠還也犂明孝惠還當作犂孝惠還犂猶比也言比及孝惠還而趙王已死也漢書外戚傳

作遲帝還避王然遲犂聲相近遲帝還比帝還也凡史記言犂明漢書言遲明者皆謂比明也說見漢書高祖紀遲明下遲下無明字則史記亦無明字可知後人不解犂孝惠還之意故於犂下加明字而不知與上文不合也晉世家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犂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犂二十五年與犂孝惠還同義故徐廣曰犂猶比也後人既於犂下加明字又於集解內增注云諸言犂明者將明之時不知將明乃帝晨出射之時非還宮時也

劉氏危

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念孫案危本作微謂劉氏衰微也今作危者後人以意改之耳微字古今同音故與妃爲韻若危字則古音魚戈反不得與妃爲韻逸周書本典篇其上乃不危與宜和爲韻宜古音俄說見唐韻正管子形勢篇雖安必危與和爲韻小問篇不得則危與禾爲韻淮南說林篇讒賊間之而父子相危與和爲韻皆在歌部不在脂部又管子侈靡篇重子之官而危之與隨爲韻版法解篇雖高不危與墮爲韻墨子小取篇行而異轉而危與離爲韻說苑說叢篇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爲勿爲以避其危言患爲

頍爲危爲頍太元釋測大下危也與爲爲頍莊子漁父稿苦心勞形以危其眞釋文危或作僞隨墮離爲僞五字古音亦在歌部也說見唐韻正又案晉語直不輔曲明不規闇拆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埤由闇非頍則危埤亦非頍荀子解蔽篇引道經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亦非頍唐韻正危音魚葵反引此二條爲證其說疏矣漢書高五王傳正作劉氏微

呂氏立三王

劉氏所立九王呂氏立三王念孫案呂氏下脫所字索隱本有所字漢書漢紀並同

孝文本紀

謂天下何

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索隱曰言何以謂於天下也念孫案謂猶如也言如天下何也禮書曰典法不傳謂子孫何作書曰謂百姓遠方何義並與此同禮書又曰孝文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言禮貌不足恃但問躬化如何耳正義曰躬化飾僞謂何嫌耳非是林傳申公對武帝曰爲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語意與此同古者謂如何爲謂何邶風北門篇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言如之何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救而弃之謂諸侯何言如諸侯何也成二年傳以師伐人遇其師

而還將謂君何言將如君何也十七年傳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言其如君何也齊策曰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乎言獨如先王何也故高注曰謂何猶柰何也柰亦如也魏策曰殺之亾之無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羣臣何言無如天下何無如羣臣何也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徧觀是邪謂何晉灼曰謂何當如之何也

申屠嘉

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念孫案屠字宋本游本皆作徒此本（謂王延喆本）初刻作徒後改爲屠（屠字獨小於衆字而剜改之迹顯然）各本皆從之蓋未達假借之旨也酷吏傳有勝屠公索

隱引風俗通義曰勝屠即申徒通志氏族略亦引風俗通義曰申徒氏隨音改爲申屠氏

建國千餘歲

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念孫案歲字因上文治安皆千餘歲而衍此言千餘者謂千餘國非謂千餘歲也下文各守其地即指千餘國而言則千餘下本無歲字明矣漢書文帝紀無歲字

置傳

大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置傳念孫案置傳當爲傳置索隱本出傳置二字引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爲傳置

四馬中足爲馳置下足爲乘置一馬二馬爲軺置則作傳置者是也漢書亦作傳置

歷曰縣長

歷曰縣長念孫案縣當爲緜字之誤也隸書縣字或作緜緜字或作緜二形相似故緜誤爲縣漢緜竹令王君神道緜字作縣是其證也淮南本經篇緜聯房植緜字亦誤作縣漢書作歷曰彌長彌亦緜也故文十四年穀梁傳緜地千里范甯注曰緜猶彌漫也賈子壹通篇彌道數千猶緜道數千也緜與彌聲近而義同故緜或作彌賈生傳彌融爚漢書作偭蟂獺偭緜古同聲彌之通作偭猶彌之通作緜也若縣與彌則聲遠而不可通矣

孝景本紀

洊者二尺

二年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念孫案洊者二尺者字因上句而誤衍也雹有大小故言大者五寸若洊二尺則平地皆然不得言洊者二尺也秦始皇紀二十一年大雨雪深二尺五寸漢書五行志宣帝地節四年五月山陽濟陰雨雹如雞子深二尺五寸皆不言洊者二尺五寸也又五行志元帝建昭二年十一月齊楚地大雪洊五尺不言洊者五尺也初學記太平御覽天部引史記竝無者字

史記弟一

史記弟二　　讀書雜志三

高郵王念孫

十二諸侯年表

介江淮

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索隱曰：介音界，言楚以江淮爲界。一云介者，夾也。念孫案：二說皆非也。介者，恃也。言恃江淮之險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亦恃也。漢書五行志：虢介夏陽之阸，怙虞國之助。介、怙，皆恃也。顏師古曰：介，隔也。失之。南粵傳：欲介使者權。顏師古曰：介，恃也。阻、負、介三字同義。隱四年左傳：夫

州吁阻兵而安忍杜注訓阻爲恃說文負恃也

弗生

穆侯弗生元年念孫案生上本無弗字此後人依晉世家加之也索隱本出晉穆公生四字公字誤當作侯而釋之曰案世家名費生今晉世家譌作費王或作濆生世本名弗生則生是穆公名費濆弗不同耳據此則穆侯本名生或作弗生者弗發聲耳或作費濆字異而義同也生之爲弗生猶降之爲不降夏本紀帝不降世本作帝降閭之爲毋涼周本紀惠王閭世本作毋涼涼閭古字通毋發聲皇之爲弗皇魯世家惠公弗皇漢書律厤志作惠公皇上一字皆是發聲故索隱以生爲穆侯名無庸加弗字也又

穆侯上脫去晉字亦當依索隱補、

堵敖

堵敖囏元年念孫案堵敖本作杜敖此後人依左傳改之也索隱本出楚杜敖囏四字而釋之曰世家作莊敖劉音壯此作杜敖、今改為此作堵敖、劉氏云亦作堵、今改為亦作杜、堵杜聲相近與世家乖不詳其由也據此則史記本作杜敖杜堵聲相近故左傳作堵敖莊十四年其作莊敖者杜譌爲壯又譌爲莊耳左傳釋文亦云史記作杜敖漢書古今人表亦作杜敖不得以左傳改史記也又案集解引徐廣曰囏一作動動當爲勤字之誤也齊語、夫爲其君勤也、淮南原道

篇四支不勤，今本勤字並誤作勤。說文，囏，籀文艱字，艱古讀若根，說見古韻譜。準根勤聲相近，故囏通作勤，若勤與囏，則聲遠而不可通矣。又杜敖上脫楚字，亦當依索隱補。

晏嬰大破之

齊靈公二十七年，晉圍臨淄，晏嬰大破之。念孫案，齊世家曰，晉使中行獻子伐齊，齊師敗，靈公走入臨菑，晏嬰止靈公，靈公弗從。此文晉圍臨淄下，傳寫脫餘晏嬰二字，其大破之三字，則因下一行晉表內圍齊大破之而衍。晉表以晉為主，故言圍齊大破之，齊表以齊為主，齊為晉所破，則不得言大破之，故知此三字為衍文也。明程一枝史詮反以晏嬰二字為衍文，謬矣。

立其弟

齊簡公四年、田常殺簡公、立其弟爲平公、念孫案弟下本有驁字、驁、平公名也、索隱本出弟驁二字、注曰、五高反、平公也、齊世家田完世家竝云、立簡公弟驁、則有驁字明矣、今本脱去驁字、而移索隱於下文齊平公驁元年之下、又改其文曰驁音五高反、而刪去平公也三字、其失甚矣、

六國表

取小邑　令

秦孝公十二年、初取小邑爲三十一縣、句令、此字上有脱文爲

田、開阡陌、念孫案取小邑、當爲聚小邑、字之誤也、秦本紀曰、并諸小鄉聚、句集爲大縣、彼言集、此言聚、其義一也、令上有脫文、秦本紀曰、集爲大縣、縣一令、商君傳曰、集小鄉邑聚爲縣、置令丞、令字絕句、不與下文連讀、下文爲田開阡陌、別爲一事、秦本紀曰、爲田、開阡陌、商君傳曰、爲田、開阡陌封疆、爲上皆無令字、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率將

棘蒲剛侯陳武、以將軍前元年、率將二千五百人起薛、念孫案率將二千五百人、當依漢表作將卒二千五百人、上文陽夏侯陳豨、以特將將卒五百人、即其證、今本

將卒二字誤倒卒字又誤作率隸書卒字或作率見漢韓勑造孔廟禮器碑形與卒相似因誤矣投壺卒投大戴禮卒誤作率齊語十邑為卒管子小匡篇誤作率

蠱逢

曲城圉侯蠱逢念孫案蠱逢當依漢表作蟲達逢字之誤也春秋成五年同盟于蟲牢春秋繁露竹林篇蟲誤作蠱明堂位注刻之為雲氣蟲獸晏子春秋外篇東海有蟲巢於蟲睫後漢書馬融傳乃命壺涿驅水蟲今本蟲字竝誤作蠱逢字本作逢逢隸或作逢二形相似古有蟲姓無蠱姓廣韻漢功臣表有曲成侯蟲達則蠱為蟲之誤明矣索隱本作蟲達注曰蟲音如字楚漢春秋云夜侯蟲達蠱改封也今本幷注文亦改為蠱唯達字未改且刪去蟲音

如字四字、其失甚矣、汲古閣所刻索隱單行本、初刻作蟲、後復依今本改爲蟲、幷注內兩蟲字亦改爲蟲、而字體較大、筆畫較粗、剜改之迹顯然、

張越

任侯張越、索隱本作張成、注云、漢表作張越、引之曰、史記作成者、戉之誤也、戉、今作鉞、戉與越同音、故漢表作越、戉與成相似、故史記誤作成、隸書戉戌二字極相似、說見經義述聞禮記、若史記本是越字、不得誤作成矣、後人依漢表改成爲越、又刪去索隱漢表作張越五字、而史記之原文遂不可復考、

彭祖

戴敬侯彭祖、念孫案彭祖上脫秋字、廣韻秋字注曰、又姓、宋中書舍人秋當、索隱本作秋彭祖、注曰漢表作祕、音祕、今檢史記諸本竝作秋、今見有姓秋氏、據此則史記本作秋與漢書不同、今本脫去秋字、又依漢書改索隱之竝作秋爲竝作祕、秋氏爲祕氏、斯爲謬矣、

惠景閒侯者年表

侯劉揭

陽信侯劉揭、念孫案侯上脫夷字、夷諡也、索隱本有夷字、漢表同、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將卒　官卒將

將卒以次封矣念孫案將卒當爲將率率卽帥字也又馮唐傳臣大父在趙時爲官卒將卒亦率之譌集解引晉灼曰百人爲徹行亦皆帥將也索隱曰案國語闔閭卒百人爲徹行行頭皆官帥賈逵云百人爲一隊官帥隊大夫也（舊本帥字並譌作師今據索隱單行本改正）今是官率卽官帥漢書馮唐傳正作帥也隸書率字或作率形與卒相近因譌爲卒（陸賈傳率不過再三過漢書率作卒漢書嚴助傳吳將率之功今本率譌作卒又君奭率惟茲有陳史記燕世家率作卒）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

侯劉章　侯劉忠　侯劉延年　侯劉買　侯

劉成

念孫案東野侯劉章侯上脫戴字繁安侯劉忠侯上脫夷字郝侯劉延年侯上脫安字舂陵侯劉買侯上脫節字絣侯劉成侯上脫郕字皆當依漢表及索隱本補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元鼎六年

念孫案此年缺御史大夫位漢書百官表漢紀孝武紀竝曰元鼎六年齊相卜式爲御史大夫索隱本出御史大夫式五字注曰卜式也當據補

禮書

疏房牀第

疏房牀第所以養體也、念孫案宋本游本牀第下竝有几席二字、荀子禮論篇作疏房檖貌越席牀第几筵則此當有几席二字、

臭茝

側載臭茝、所以養鼻也、劉伯莊音義曰、臭香也、引之曰、臭當爲臭字之誤也、說文臭古文以爲澤字、澤謂澤蘭也、士喪禮記、茵著用荼、實綏澤焉、鄭注曰、澤澤蘭也、取其香、澤字古文作臭、故香草之澤亦作臭、上言椒蘭芬

茝、所以養鼻、此言側載臭茝、所以養鼻、臭茝卽蘭茝也、荀子作睪芷、正論篇同、睪卽澤之俗字、

士出死要節

孰知夫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索隱曰、志士推誠守死、要立名節、仍是養生安身之本、念孫案士卽出字之譌、隸書出字或省作士、故欵字省作款、數字省作敖、毀字省作賣、經傳中士出二字、亦往往譌溷、夏本紀稱以出、大戴禮五帝德篇作稱以上士、呂后本紀、齊內史士、徐廣曰、一作出、僖二十五年左傳、謀出曰原將降矣、呂氏春秋爲欲篇謀出譌爲謀士、荀子大略篇、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出、今本出譌作士、此作士出死要節者、一本作士、一本作出、而後人誤合之耳、荀子無士

字是其明證矣、

垂涉

然而兵殆於垂涉、集解許愼曰、垂涉、地名也、念孫案垂涉當依荀子議兵篇作垂沙字之誤也、墨子備城門篇城上沙今本沙誤作涉、韓詩外傳淮南兵略篇並與荀子同、今本淮南注垂沙地名此即集解所引許注也、楚策亦云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

函及士大夫

郊疇乎天下社至乎諸侯函及上大夫集解曰函音含索隱作啗云啗音含含謂包容綿誕生音徒濫反今按大戴禮作導及上大夫導亦通也今此爲啗者當以導

與蹈同後其字足失止唯有口存故使解者穿鑿也錢氏曉徵史記攷異曰予謂函及者覃及也說文弓覃也讀若含函從弓得聲亦與覃同義古文導與禫同士喪禮中月而禫古文禫作導說文棪讀若三年導服之導亦謂禫服也導與禫通則亦與覃覃通而陷又與覃同音是文異而實不異小司馬疑陷爲蹈之譌由不知古音之變易也蹈從舀陷從臽舀臽形聲俱別念孫案錢謂導與覃通導及士大夫即覃及士大夫是也大雅蕩篇曰覃及鬼方爾雅曰覃延也言祉自諸侯延及士大夫也函當爲臽今作陷陷字從臽得聲是臽與陷古同聲故鄒誕生本作

啗、即臽之異文也、啗與覃古亦同聲、故鄭本之啗及、即詩之覃及也、錢以函及為覃及、非也、函訓為容、非覃及之義、函與啗亦不同聲、若本是函字、無緣通作啗也、臽字本作臽、形與函相似、因譌為函、裴駰司馬貞音含、又訓為包容、皆失之也、後人多見函、少見臽、故經史中臽字或譌作函、說見經義述聞若合而函吾中下、

上大羹

故尊之上元尊也、俎之上腥魚也、豆之上大羹、一也、念孫案上大羹本作先大羹、今作上者、涉上二句而誤也、索隱本正文作先、注文亦作先、今則并注文亦改為上

矣荀子禮論篇大戴禮禮三本篇竝作先上文云大饗上元尊俎上腥魚先大羹此其明證矣

廣騖　不外是以　性守

步驟馳騁廣騖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索隱正義皆斷步驟馳騁廣騖不外爲句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爲句索隱曰言君子之性守正不慢遠行如常守宮庭也正義略與索隱同念孫案二說皆非也廣騖當爲厲騖字之誤也經傳中厲廣二字往往相亂月令天子乃厲飾呂氏春秋季秋篇作厲服厲飭淮南時則篇作厲服廣飾莊子大宗師篇厲乎其似世乎崔譔本厲作廣史記平津侯傳厲賢予祿徐廣曰厲一作廣儒林傳以廣賢材漢書廣作厲漢書地理志齊郡廣說文水部注廣譌作厲隸書厲字

或作厲漢議郎元賓碑揚淸厲於海內、執金吾丞武榮碑蔽然高厲、形與廣相近因譌爲廣厲字本作鴷廣雅曰鴷驟馳騖騁奔也說文鴷次弟馳也玉篇力世切古通作厲楚辭遠遊颯弭節而高厲是也步驟馳騁厲騖皆兩字平列若作廣騖則非其指矣是以當爲是矣辭之誤也是矣二字上屬爲句是謂禮也言君子率禮不越步驟馳騁厲騖皆不外乎此也若讀至外字絕句而以是以二字下屬爲句則文不成義矣君子之性守宮庭也性守當爲壇宇亦字之誤也隸書壇字或作壥魏風伐檀釋文曰壇本亦作壥集韻壇亦作壥管子小匡篇曰壥而不稅形與性相近守字形亦相近故壇宇譌爲性守壇

與壇古字通周官壓人故書壓作壇、杜子春讀壇爲壓、又載師以壓里任國中之地、故書壓或作壇、鄭司農云、壇讀爲壓、壓宅、即壇字也、壇堂基也、獨斷曰、壇、謂築土起堂、宇屋邊也、荀子儒效篇曰、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漢書禮樂志郊祀歌曰、神之揄、臨壇宇、鹽鐵論散不足篇曰、無壇宇之居、廟堂之位、此言君子率禮不越、如在壇宇宮庭之中也、壇宇宮庭、皆指宮室言之、若云性守宮庭則文不成義矣、君子上當有是字、今本脫去、則與上文義不相屬、荀子禮論篇曰、步驟馳騁厲騖、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廷也、足證今本之誤、儒效篇又曰、高之下之、小之巨之、不外是矣、是、君子之所以騁志意於壇宇宮庭也、

曲直得其次序

於是中馬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引之曰，直字後人所加，索隱曰，委曲得禮之序，則曲下本無直字明矣，荀子正作曲得其次序，

樂書

樂之容

欣喜驩愛，樂之容也，念孫案容，當依樂記作官，字之誤也，鄭注曰，官，猶事也，正義用鄭注爲解，又引賀瑒云，八音克諧，使物欣喜，此樂之事迹也，則正文本作官明矣，今本正義亦誤作容，則與猶事也之訓不合，

知禮樂之道

知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念孫案知當依樂記祭義作致此後人妄改之也正義曰極致禮樂之道則本作致明矣

何道出

師涓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聽平公曰何道出念孫案此本作是何道出是此也道從也言此聲何從出也脫去是字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地部引此作是何道出韓子十過篇作此奚道出舊本奚道譌作道奚今據本書及論衡改論衡紀妖篇作此何道出皆其

證也、

律書

言陽氣之危垝

東至於危、危、垝也、言陽氣之危垝、故曰危、十月也、念孫案言陽氣之危垝、垝上本無危字、此是訓危爲垝、故曰、危、垝也、言陽氣之垝、爾雅曰、垝、毀也、言陽氣至十月而毀也、今本垝上有危字、卽涉上危垝也而誤衍耳、

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

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念孫案軫上當有至於二字、主風吹萬物而西之爲句、至於軫爲句、

上文云東壁居不周風東主殺生氣而東之至於營室自此以下皆有至於二字是其證

曆書

又不由人

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矣念孫案正與政同又不由人本作亦不由人今作又者後人以意改之耳索隱本作亦不由人注云此文出大戴禮今本大戴禮誥志篇作下不由人下即亦字之誤則作亦者是也

皮驗

名察度驗定清濁引之曰名察度驗漢志作名察發斂應劭曰名節會察寒暑致啟閉分至孟康曰春夏為發秋冬為斂晉灼曰蔡邕天文志渾天名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又周髀算經冬至夏至者日道發斂之所生也趙君卿曰發猶往也斂猶還也則當作發斂為是史記作度驗者發字古通作廢說見平原君傳其草書與度相似又涉上文星度而誤耳斂驗聲相近故字亦相通下文曰今日順夏至黃鍾為宮林鍾為徵太蔟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正變以至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是律之清濁

出於氣之發斂故曰名䌛發斂定清濁無取於度驗也
辭瓚以爲題名術度候察進退乃不得其解而曲爲之
說、

然

然蓋倘矣念孫案然猶是也此承上文言黃帝作厤之
事如是是蓋倘矣漢書作然則上矣亦謂是則上矣也
范望注太元務測曰然猶是也傅靳蒯成傳贊曰鄘成
侯周緤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
此有傷心者然可謂篤厚君子矣亦謂是可謂篤厚君
子也、

歲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

太初元年歲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索隱曰聚音陬謂月值畢及陬訾也畢月雄也聚月雌也錢氏攷異曰爾雅月在甲曰畢正月爲陬十一月爲辜此冬至之月建子月也月陽在甲當云畢辜而云畢聚者聚與陬古文通用天正之月亦可云陬也索隱謂月值陬訾則是建寅之月非冬至矣引之曰此殷厤也續漢書律厤志論曰顓頊厤元用乙卯殷用甲寅又載劉洪上言曰甲寅元天正正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于牛初乙卯之元人正己巳朔旦立春

三光聚天廟五度是顓頊厤以乙卯年之立春爲元而以其月爲正月殷厤以甲寅年之冬至爲元亦以其月爲正月也正月爲陬而在甲曰畢故日月名畢陬漢書律厤志曰太初元年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歲在星紀婺女六度故漢志曰歲名困敦困敦太歲在子之名殷厤之甲寅卽顓頊厤之丙子說詳太歲攷正月歲星出婺女班氏引漢志以證十一月歲星在婺女則所謂正月者正謂十一月也蓋漢初用顓頊厤以建寅之月爲正月厤元起於立春至武帝太初元年改厤太史公自序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厤始改而用殷厤建子之月爲正月厤元起於冬至是年五月正厤仍用

殷厤之十一月冬至爲元、而正月之在寅月、則又參以顓頊厤法、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夏五月正厤、以正月爲歲首、師古曰、謂以建寅之月爲正也、故太初元年之正月、爲建子之月、而二年之正月、卽爲建寅之月也、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不稱正月者、據太初厤追改之耳、唯律厤志所引漢志、尚存正月之文、

焉逢攝提格太初元年

焉逢攝提格太初元年、引之曰、當作端蒙單閼、下文端蒙單閼、當作游兆執徐、自此以下、皆後人所改、當以次更正、說見太歲攷、

商橫涒灘

商橫、涒灘、單行索隱本作商橫亦奮若、下文尚章大淵獻作尚章困敦、焉逢困敦作焉逢大淵獻、端蒙亦奮若作端蒙汭漢、引之曰、此殷麻也、故與爾雅歲名不同、今本旣以爾雅改史記、又幷索隱而改之、大謬、說見太歲攷、

祝犂大荒落四年 建始四年

祝犂大荒落四年、引之曰、此七字乃後人所加、說見太歲攷、

端旃蒙

端旃蒙者年名也念孫案爾雅之旃蒙史記作端蒙此作端旃蒙者後人旁記旃字因誤入正文耳

天官書

斗魁

在斗魁中貴人之牢念孫案魁上本無斗字此因集解內在斗魁中而誤衍也此云在魁中下文云魁下六星皆承上斗魁而言無庸更加斗字索隱本無斗字漢書天文志亦無

名曰三能

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念孫案名字後人所

加此書稱星名皆言曰某無言名曰某者索隱本無名字太平御覽天部引此亦無名字漢書天文志同

順入軌道

月五星順入軌道索隱曰韋昭云謂循軌道不邪逆也順入從西入也正義曰謂月五星順軌道入太微庭也念孫案順入二事也軌道又一事也順入者韋氏以爲從西入是也軌道者軌猶循也謂月五星皆循道而行不旁出也賈子道術篇曰緣法循理謂之軌是軌與循同義漢書賈誼傳諸侯軌道謂循道也後漢書襄楷傳熒惑入太微出端門不軌常道謂不循常道也下文曰

其逆入若不軌道索隱引宋均云逆入從東入不軌道不由康衢而入也逆入爲一事不軌道又爲一事此尤其明證矣

水水

火入旱句金兵句水今本此下載索隱曰謂火金水入五潢則各致此災也宋均云不言木土者木土德星於此不爲害故也水此字上屬爲句中有三柱句念孫案火入旱金兵水水者謂火入五潢則爲旱金則爲兵水則爲水也漢書天文志曰辰星入五車大水中有三柱者謂五潢中有三柱也索隱謂火金水云云本在水水之下今本列入上水字之下下水字之上而讀金兵水爲句水中有三柱爲

句、大謬、

水患

五星犯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水患、念孫案、水患當作水水水患、言水犯北落入軍、則有水患也、上文火入旱、金兵、水水、即其證、今本脫一水字、則文不成義、漢書天文志、正作水水水患、

可以重致天下

填星所居、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重致天下、今本脫以字、上文歲星云、可以義致天下、熒惑云、可以禮致天下、下文太白云、可以兵從天下、辰星云、可以法致天下、今據補、正義曰、言五星皆從填星、其下之國、倚重

而致天下。漢書天文志、凡五星所聚宿、其國王天下。從歲以義、從熒惑以禮、從塡以重、從太白以兵、從辰以法。韋昭解從塡以重曰、謂以威重得。念孫案、范氏張氏皆未曉重字之義。重、猶厚也。高誘注秦策及呂氏春秋振亂篇並曰、厚、重也。又注呂氏春秋盡數篇及淮南俶眞篇並曰、重、厚也。是厚重二字同義。塡星爲土。土德厚重。虞翻注復卦曰、坤爲厚。又注繫辭傳曰、坤爲重。故五星從塡星、則其下之國可以厚重之德致天下也。開元占經五星占引春秋運斗樞曰、塡星帥五精聚于中央、黃帝以重厚賢聖起。又引石氏星經曰、塡星所在、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之

國可以重德致天下。天官書卽本於此。重下無德字者，省文耳。上文曰，塡星主德，德卽重德也。皆其明證矣。

若水

木星與土合，爲內亂饑，主勿用戰敗，水則變謀而更事，火爲旱，金爲白衣會，若水，錢氏攷異曰，若水，當作若木，念孫案錢說非也，若水二字，文與上屬，不與下屬，金爲白衣會若水者，水，謂水災也，漢書高祖紀注曰，若，及也，言木與金合，則爲白衣會及水災也，上文曰，塡星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下文曰，月蝕歲星，其宿地饑若亾，文義竝與此同，漢書天

文志作歲與太白合則爲白衣之會爲水開元占經五星占引巫咸曰大白與歲星合爲白衣之會爲水此皆其明證矣

爲北軍軍困舉事大敗

火與水合爲焠與金合爲鑠爲喪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爲憂主孽卿大饑戰敗爲北軍軍困舉事大敗念孫案上既言戰敗下不當復言北軍爲北軍上當有水字言火與水合則爲北軍軍困舉事大敗也漢書天文志熒惑與辰合則爲北軍用兵舉事大敗晉書天文志火與水合爲北軍用兵舉事大敗皆其明證矣

疾

太白所居久其鄉利疾其鄉凶集解引蘇林漢書注曰疾過也念孫案正文疾字本作易集解引蘇林注是解易字之義非解疾字之義疾行而過謂之易故蘇林訓易爲疾過漢書天文志太白所居久其國利易其鄉凶蘇林解易字曰疾過也是其明證矣開元占經太白占引石氏星經曰太白所居久其鄉利易其鄉凶此卽天官書所本天官書又曰塡星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徐廣曰易猶輕速也天文志又曰歲星出而易所當之國是受其殃皆足與此易字互相證明矣後人誤讀疾

過也之注，遂改正文易字爲疾，不知蘇林自訓易爲疾

過，非訓疾爲過也。

天矢

色白五芒，出蚤爲月蝕，晚爲天矢及彗星，將發其國。念孫案：天矢當從宋本作天夭，天字之誤也。夭與祆同，字亦作妖。書傳中祆祥字多作妖，周本紀後宮童妾所弃妖子，徐廣曰：妖，一作夭。莊子大宗師篇善妖善老，釋文：妖，本又作夭。漢書天文志作天祆，開元占經太白占引甘氏占曰：太白色白五芒，出早爲月食，晚爲天妖及彗星，是其證。又下文辰星出蚤爲月蝕，晚爲彗星及天矢，天文志作天妖，則矢字亦是夭字之誤，宋本亦誤作矢。

而食益盡

而食益盡、爲主位、念孫案而、讀曰如、益、卽盡字之誤、而衍者者也、漢志作不然食盡爲主位、盡上無益字是也、不然二字亦有誤、而食盡爲主位者、如日食盡、則其咎在主位也、故漢書天文志引夏氏日月傳曰、日食盡、主位也、不盡臣位也、或以而爲衍字非是、

毛羽

枉矢類大流星、蛇行而倉黑、望之如有毛羽然、念孫案毛羽、本作毛目、後人以意改之耳、漢書晉書並作毛目又開元占經妖星占、引巫咸及海中占、亦作毛目、又引

春秋合誠圖曰、枉矢者、射星也、水流蛇行、含明、故有毛目、考工記輈人注、妖星有枉矢者、蛇行、有毛、目疏引考異郵曰、枉矢狀如流星、蛇行、有毛目、今本毛目二字並誤作尾因、據宋本嘉靖本十行本改、此皆其明證矣、太平御覽咎徵部二引史記正作毛目、

前方而後高兌而卑

前方而後高兌而卑者卻、兌、與銳同、漢書天文志作前方而後高者銳、後銳而卑者卻、晉志作前方而高、後銳而卑者卻、武進顧子明曰、下文云氣相遇者、卑勝高、兌勝方、卑與高對、兌與方對、當依晉志作前方而高後兌而卑

者郤今本史記高後二字互易漢書則高上衍後字高下又衍者敘二字

卿雲見

卿雲見喜氣也念孫案卿雲下本無見字此涉下文見字而誤衍也凡言某星見某氣見者其下文必有吉凶之事見上下文此是以喜氣釋卿雲猶言卿雲者喜氣也卿與慶同慶卿喜也若加一見字則隔斷上下文義上文景星者德星也若改爲景星見德星也其可乎藝文類聚祥瑞部引此有見字漢書天文志有見字皆後人依誤本史記加之初學記天部太平御覽天部人事部休徵部引史

記皆無見字、晉書天文志曰、慶雲、亦曰景雲、此喜氣也、
書大傳注曰、天文志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
蕭索輪囷、是爲卿雲、此和氣也、此雖小變其文、而亦無
見字、蓋喜氣和氣、皆是釋卿雲二字、不當有見字也、

則

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
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念孫案則者、若也、
言若風復起有雲、則其稼復起也、古者則與若同義、高
祖紀曰、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爲雍王、王關中、今
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言今若來也、三年問曰、今是大

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言若失喪其羣匹也荀子議兵篇曰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言大寇若至也、趙策曰、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言彼若肆然而爲帝也、燕策曰、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言若不可也、韓詩外傳曰、臣之里、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爲娶、將何娶焉、言若自爲娶也、項羽紀、項王謂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愼勿與戰、高祖紀作若漢挑戰、此尤其明證矣、漢書天文志無則字者、省文耳、或

以則爲衍字失之、

占種其所宜

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顧子明曰、下其字因上其字而衍、漢志無、

鹿解角

鹿解角、念孫案鹿當從天文志作麋字之誤也、夏至鹿解角、冬至麋解角、諸書皆然、太平御覽時序部引史記亦作麋解角、

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爲衡歲乃有殃

略以知日至、要決晷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爲衡、

歲乃有缺、張守飭斷晷景歲星所在爲一句、說曰、言晷景歲星行不失次、則無災異、五穀逢其昌盛、若晷景歲星行而失舍、有所衝、則歲乃有缺禍災變也、念孫案張說非也、晷景上屬爲句、略以知日至、要決晷景者、此言日至測晷景之事也、自歲星所在以下、別爲一事、與晷景無涉、漢書天文志無歲星所在四句、歲星所在者、謂歲星所居之地、非謂晷景歲星行不失次也、五穀逢昌者、逢與豐古字通、玉藻縫齊倍要、鄭注曰、縫或爲逢、或爲豐、周語道而得神、是謂逢福、逆逢游物猶逢作豐文淮南天文篇見下、逢昌即豐昌、非謂逢其昌盛也、其對爲衝者、言與歲星所居之地相對、則爲衝、衝者、相對之名、上文曰、國皇星所出、其下起兵、兵彊、其衝

不利、又曰、天風各與其衝討課、假如歲在壽星、則降婁爲衝、歲在大火、則大梁爲衝、非謂晷景歲星行而失舍、有所衝也、地當歲星之衝、則有妖災、襄二十八年左傳歲弃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杜注曰、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衝在南、淮南天文篇曰、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是其明證矣、

天道命

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念孫案天道命當作天道性命、論語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此本論語爲說、則命上當有性字、正義

內兩言天道性命是其明證矣孔子世家亦曰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

河戒

朝鮮之拔歷弗于河戒單行索隱本及宋本游本竝如是而王本則於河下缺一字載索隱曰天文志武帝元封之中星孛于河戍東過反今本漢志誤作戍亥之戌其占曰南戍爲越門北戍爲胡門又曰其河戍卽南河北河也字竝作戍宋本游本正文雖作戒而所載索隱皆作戍與王本同若各本及毛刻單行索隱本則盡改爲戒矣引之曰作戍者是也戍讀戍申戍甫之戍說文戍守避也戍訓守避故南戍爲越門北戍爲胡門晉書隋書天文

志竝云、南河曰南戍、北河曰北戍、開元占經南北河戍字前後凡百餘見、皆作戍、不作戒、其歲星熒惑太白辰星四占竝引石氏曰、守南河戍、蠻夷兵起、邊戍有憂、太白占又引甘氏曰、太白守北河戍、邊戍有謀、流星占引巫咸曰、流星犯南河、蠻夷兵起、防戍有憂、彗星占引海中占曰、彗星犯南河、蠻越兵起、邊戍有憂、然則河戍之戍、本作邊戍字明甚、上文鉞北、北河、南南河、正義曰、南河三星、北河三星、分夾東井南北、置而爲戍、今本正義戍作戒、後人所改也、戍可言置、戒不可言置、　南河南戍、一曰陽門、亦曰越門、北河北戍、一曰陰門、亦曰胡門、置而爲戍者、謂置守邊之亭

障也、襄十年左傳注、脩其城而障戍、故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黃帝占曰、南北河戍、一名天高、一名天亭、義取戍邊之人登亭障以候望也、唐書天文志曰、一行以爲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戍、北戍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大華、逾河竝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戍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攜武當荊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故星傳謂北戍爲胡門、南戍爲越門、以上唐書天文志、一行所論、正取邊戍

之義其字亦當作戌且一行開元中受詔治新厤與司馬貞張守節及作開元占經之瞿曇悉達皆同時人斷無諸家河戌字不誤而一行獨誤作戒之理自傳寫者誤書作戒而文義遂不可通（隸書戒字或作戎與戌相似而誤）淺人襲謬承譌反以作戒者爲正文而改史記之河戌以從之則惑矣（雅漢晉隋志未改）且戒界二字古不同聲自唐以前之書無以此二字通用者後人不知戒爲戌之譌而以兩戒爲兩界此誤之又誤也（戒於古音屬志部界從介聲於古音屬祭部自唐書以戒界溷爲一音而宋人遂以兩戒爲兩界矣志祭二部古不相通說見經義述聞終不可用也下）錢氏史記攷異誤從作戒之本至作養新錄又謂戒當爲戉戉

古鉞矣、而引東井西曲星□鉞鉞北北河南南河爲證、幷欲改天文志星孛于河戍之戍爲戉、案北河在鉞北、南河在鉞南、則鉞非南北河、不得謂南北河爲河鉞也、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郗萌曰、兩河戍與戉、俱爲帝關、上爲邊戍之戍、下爲斧戉之戉、較然甚明、若改作兩河戉、則不須更言與戉矣、且鉞只一星、何得稱兩河鉞、氽錢說非也、

封禪書

遂覲東后

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念孫案覲本作見、史公述尙

書存以詁訓之字相代故五帝紀云遂見東方君長此云遂見東后東后者諸侯也以遂代肆以見代覲以君長代后又以諸侯釋后二篇之文可以互證矣後人依尙書改見爲覲不知五帝紀正作見且上文見四岳諸牧亦是以見代覲也又案漢書郊祀志卽本史記而亦云遂見東后則史記之本作見益明矣

羨門子高　最後

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尙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念孫案羨門子高高上本無子字此因索隱內羨門子高而誤衍也索隱本出羨門高三字注曰秦始皇使盧生求羨

門子高是也，則正文內無子字明矣。郊祀志亦無子字。又案索隱曰，最後猶言甚後也，服虔說止有四人是也。小顏云，自宋毋忌至最後，凡五人，劉伯莊亦同此說，非也。念孫案，以最後爲人名者是也。皆燕人三字，乃總承上文之詞，若以最後爲甚後，則與上下文義皆不相屬矣。最疑冣字之誤。說文，冣，積也。徐鍇曰，古以聚物之聚爲冣。殷本紀，大冣樂戲於沙邱，集解，徐廣曰，冣，一作聚。周本紀則固有周聚以收齊，集解，徐廣曰，聚，一作冣。今本冣字，竝誤作最。又周本紀之周聚，東西周策竝誤作周最。趙世家之顏聚，趙策誤作顏冣。又樂記，會以聚衆，鄭注，聚，或爲冣，今本亦誤作最。高唐賦有方之士，羨門高谿，上成鬱林，公樂聚穀，聚與冣古字通，穀有彀音，彀與後聲相近，疑史記之最後即高

厤賦之聚穀也、

黃金銀

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念孫案銀上本有白字、後人以金有五色、故言黃金以別之、銀唯一色、不須言白、故刪去白字耳、不知書傳言白銀者多矣、且黃金白銀相對爲文、少一白字、則文不成義、世說言語篇注、文選思元賦注、結客少年場行注、石闕銘注、藝文類聚居處部、靈異部、初學記地部、山類海類俱引釋道部、寶器部、太平御覽地部、珍寶部、引此皆有白字、郊祀志、無白字、亦後人所刪、秦始皇紀正義引郊祀志、亦有白字、

賽

冬賽禱祠、念孫案賽本作塞、古無賽字、俗塞爲之、說文無賽字、新附有之、急就篇、謁禓塞禱鬼神寵、顔師古曰、塞、報福也、管子小問篇、令鼛社塞禱、墨子號令篇、寇去事已、塞禱、韓子外儲說右篇、秦襄王病、百姓爲之禱、病愈、殺牛塞禱、漢書武五子傳亦云、殺牛塞禱、周官都宗人注、祭、謂報塞也、漢無極山碑、各以羊塞神山、又見下、索隱本出冬塞二字、注云、塞音先代反、與賽同、賽今報神福也、今本正文注文俱改爲賽、又刪去與賽同三字、其失甚矣、漢書郊祀志亦作塞、篇內賽字並同、

熒惑太白歲星填星

熒惑太白歲星填星、念孫案填星下脫辰星二字、當依

郊祀志補、

春三月及時臘

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念孫案三月當從郊祀志作二月臘上不當有時字此因上文歲時字而衍郊祀志無時字、

釋

古者先振兵釋旅念孫案釋本作澤故徐廣音義曰古釋字作澤、高祖功臣侯者表張節侯毛澤之、亦作釋之、惠景閒侯者表轑成侯韓澤之、漢表作釋之、又周頌載芟箋、其耕澤澤、正義引爾雅作釋釋、夏小正農及雪澤、考工記、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管子形勢篇莫知其爲之、莫知其澤之、並與釋同、孝武紀亦作澤後人改澤爲釋則與

旨義相左、矣下文澤兵作釋兵亦是後人所改、

平準書

後絀恥辱

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念孫案絀上本無後字、後人以意加之耳、漢書食貨志作先行誼而黜媿辱、師古曰以行誼爲先以媿辱相黜也、黜、與絀同、絀上加一後字則文不成義矣、

賈滅朝鮮

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索隱曰、彭吳人姓名、滅朝鮮、彭吳始開其道而滅之也、史記攷異曰、案漢書武帝

紀、元朔元年、秋、東夷薉君南閭等口二十八萬人降爲蒼海郡、三年、春、罷蒼海郡、今、元封三年滅朝鮮、相距二十年、不得幷爲一負、且滅朝鮮者、爲荀彘楊僕、亦無彭吳賈其人也、漢書食貨志但云、彭吳穿穢貊朝鮮、置滄海郡、較之史記爲確、予又疑滅字當爲濊字之譌、濊與薉穢同、賈讀爲商賈之賈、謂彭吳與濊朝鮮貿易、因得通道置郡也、小司馬謂彭吳始開其道而滅之、非是、念孫案錢以滅爲濊之譌、是也、賈仍當依漢書作穿、顏師古曰、本皆荒梗、始開通之、故言穿、是也、上言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此亦言彭吳通道東夷、置

滄海郡、非謂與濊朝鮮賈易也、隸書穿字或作貿、形與賈相近、因誤爲賈、漢張氏穿中記、本造此穿者、穿字作貿、是其證也、

通適

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念孫案皆通適三字、文不成義、通卽適字之誤而衍者也、索隱本無通字食貨志亦無、

吾有羊上林中

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念孫案羊下脫去在字、當依漢書卜式傳補、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獸部引史記竝

有在字、

楊可

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念孫案楊可二字後人依下文加之也食貨志作於是告緡錢縱矣顏師古曰縱放也放令相告言也無楊可二字索隱於此處無注至下文楊可告緡偏天下始云楊姓可名也則此處本無楊可二字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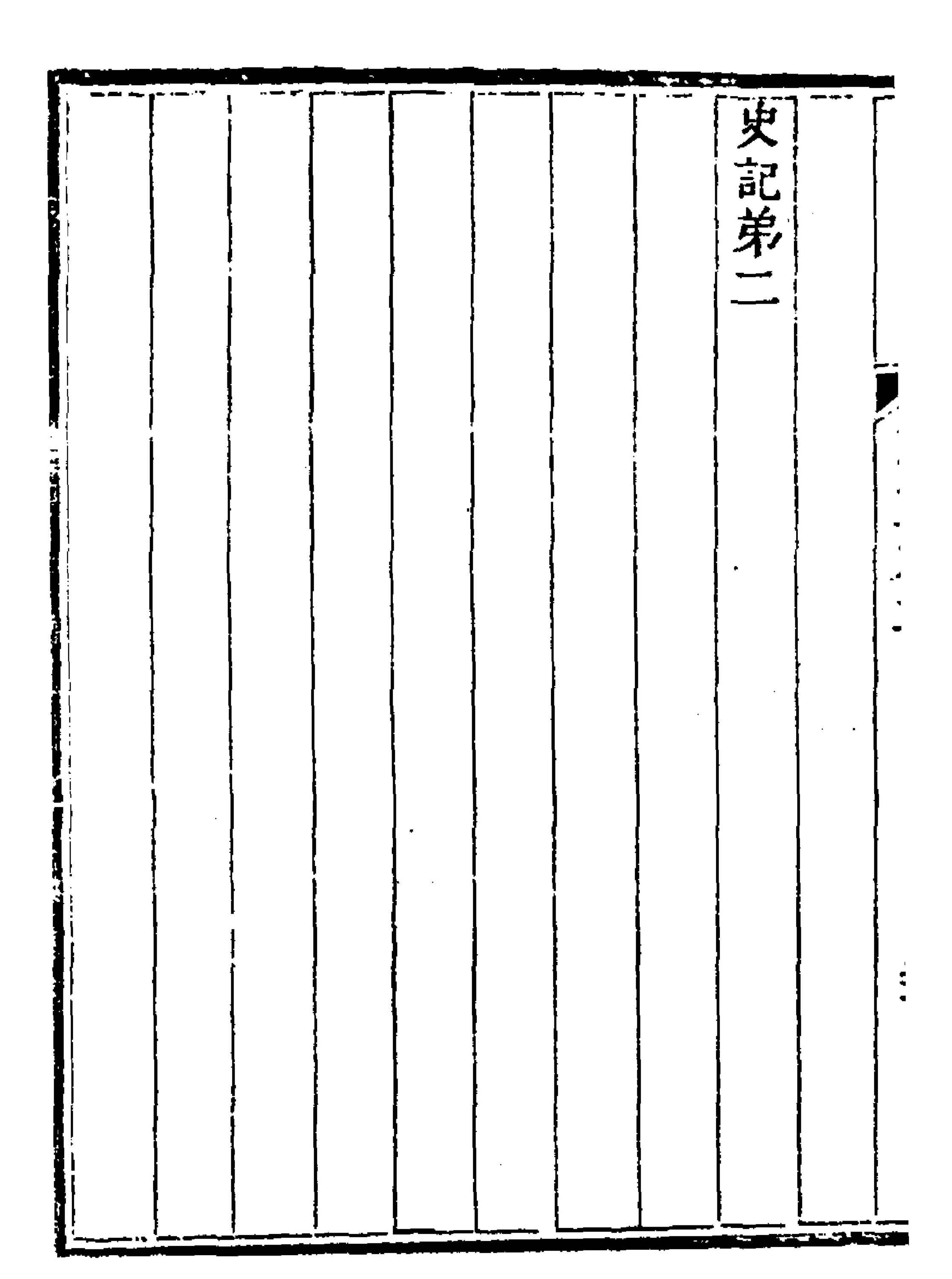
郡國

郡國多姦鑄錢念孫案郡國下脫民字索隱本出人多

姦鑄錢五字人師民字也食貨志作郡國鑄錢民多姦鑄是史記漢書皆有民字

市列肆

今宏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念孫案市列下本無肆字此涉索隱內市肆而誤衍也市列即肆也故襄三十年左傳注曰羊肆市列也無庸更加肆字索隱本作坐市列注曰謂吏坐市肆行列之中此是加肆字以申明其義非正文內本有肆字也食貨志亦作坐市列顏師古曰市列謂列肆是史記漢書皆無肆字也鹽鐵論救匱篇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漢書西域傳罽賓國有市列


史記弟二